

我始终认为，好的文学批评，都是对作家创造的文本世界“咀华”的过程。以往，读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文字，就常常有这样“咀华撷英”的美妙感受。这样的评论家，格外喜欢将自己的意绪、感受和思考，彻底地沉迷在作家及其文本的世界里，与文本中的故事、人物、语言和细节，徜徉一处，执手相看，或同舟共济，或鱼翔浅底，或水中捞月，或翻云覆雨。这样的批评文字，尽管充满体悟和感性的伸张，在文本世界中陶冶着作家的性情，捕捉令人激动的场景和真实的瞬间，正可谓“随物婉转”“与心徘徊”，念兹在兹，“情往以赠，兴来如答”，但是，文字中却仍不乏理性的思辨和精神的沉淀。这样的感悟，感性理性诉诸于诗性的文字，有温度，有力度，有深度，也有个性的气质和风度，特立独行，人情入理，一如既往，一任评论的激情在文本的世界狼奔豕突，云卷云舒。可以说，这样的评论文字，迥异于西方的“新批评”，或可称之为“诗性的批评”。文艺理论家艾布拉姆斯曾提出了作家和作品之间“镜与灯”的关系。实际上，“镜与灯”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学隐喻，更像是作家和批评家的相遇相知，相互照亮和鼓舞，即使文学文本和批评文本的精神互文，也是对各自美学品质的技术互证。无疑，这是文学批评的一个路径和面向，只是多年来，这样的批评仍像是一股涓涓细流，尚难在当代文学批评中构成大的波澜和声势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总是有这样的潺潺溪流，款款地从文学的高地清逸流过，仍然情志相生，不断地破茧而出。我在来颖燕的批评文字里，就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诗性批评的气息和活力。不难看出，书中《在一个世界里感受，在另一个世界里命名》这篇文章，似乎就是来颖燕对自己批评观的一次精彩的诠释。她借王尔德和比亚兹莱这两位大师，在相生相悖、“任性的”文学世界里的艺术共振，道出了艺术读解的潜在特性，解析他们在文字和绘画之

间，如何地张扬出灵魂之底色。读过这篇文字，我一下子就明白《感受即命名》这个评论集的书名，所隐含的深层的内蕴和作者的良苦用心。这些，的确是来颖燕的一个文学愿景，一个青年批评家关于批评的美学诉求。而在我们时代，文学批评需要接续和传承的，正是这样的文学批评中美学的皈依。

来颖燕的文学批评，一上手就有较高的起点和标高，她对于自己的文学感受力、想象力以及对文本的体悟，有着充分的自信和敏锐。特别是，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，她格外清楚并擅于审视作家、文本、经验、艺术在多个层面的相互关系。她呼吸同时代中外作家共通的文学气氛、心理气氛和哲学气氛，而且，她能以自己那种年轻的、新鲜的感受和激情，加入到同代人的文学进程之中。可以说，她总是坦诚地选择同时代那些富有激情和韧性的作家、文本进行考量，捕捉作家及其文本内在的美学精神，作家的心性、品质和作家的精神历程，她着力在文本的深处发现、发掘作家的写作发生学，感知和判断作家写作的心理和精神面向。同时，她以一种宽柔的目光和细腻的笔触，进入文本的“内在理路”，阐释出文本叙述的空间张力，生成一种赏鉴、剖析和质疑的力量。像《列车要开往何方》《向心与离心之间》和《用自己的方式，讲述未经的年代》几篇，都是以作家的单篇新作为阐释对象，在品鉴文本独特魅力的同时，发掘和钩沉出作家写作的内在灵魂诉求和艺术风貌，从而，进一步延展出作家写作的想象方式和判断生活、世界的坐标。来颖燕对文珍、张悦然和何立伟小说的理解与把握，尽管都是

寻觅文学批评的“镜与灯” ——读来颖燕的评论集《感受即命名》

■张学昕



《感受即命名》
来颖燕著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从文本个案入手，但是管窥到的却是作家创作主体如何从现实和人性的细部，呈现世界在其“有味味的形式”的叙述结构中，所演绎出的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维度，审视作家在小说的容器里充满悖论的写作姿态，他们文本中离心的和向心的、隐性的和显性的诗意，他们感受世界、判断历史和现实的视角和策略，他们对生活深情的感知和触摸。因此，对于这几位作家的文本阐释，也让我们看到，来颖燕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，尤其对小说技术层面的意义及其美学价值的重视。书中收入的评论张翎新作《劳燕》的《那些不曾记载的名字》，评价周嘉宁《你是浪子，别泊岸》的《与人无限贴近的沉默》，关于杨遥《补天余》的《尘埃里的我们，染有现实最深的颜色》，篇幅虽短，但精悍厚实，字里行间，对文本的画龙点睛之处比比皆是。而且，仅仅从这些篇名就可以洞见来颖燕文学评论的诗性品质和美学取向。对于杨遥的小说，她三言两语就捕捉到其“似在寻找一种自足，以对抗现实的

虚无。只是有的作品，往往用力过猛，而一旦‘象征’太过明确，作品的气韵反而会受损”；而她从周嘉宁小说修改稿中的一句“她突然沉默起来”，就敏感而坚定地意识到“回复了周嘉宁小说独有的神秘气质”，一位职业编辑的敏感和细腻，在自我重叠了一个评论家的感受力和判断力之后，一位青年作家与一位青年批评家，透过文本完成了一次奇妙的对话。关于张翎的长篇新作《劳燕》，来颖燕面对张翎在小说中处理许多历史真实性的元素，进行文学虚构，表述出一个专业读者对作家写作的深层体悟：“越是明知虚构，却越容易感同身受。我们被封闭在作者虚构的世界里，但就着作者指引的方向，看到了太多真实。这个虚构的世界超越了许多边界”，这段话，简洁而朴素地道出了张翎小说叙事的内在张力和魅力所在。

来颖燕对中国当代作家的解读，作为直击文学现场的“如是观”，是她郑重介入当代文学诗学视域的会心的尝试，与许多年轻评论家有所不同的是，她还对西方当代文学有着极大的热情和投入。我甚至感到，来颖燕对中外作家的喜爱峰值，可以说难分伯仲。她对普鲁斯特、纳博科夫、怀特、埃科、麦克尤恩、科恩、卡波蒂等诸多西方当代小说大师的文本，包括画家高更的手记和卡明斯演讲，都有着广泛的涉猎，许多篇章可谓深入作品的肌理，流畅、灵动，飘逸着阅读和解读的自由意绪。而文学的激情、良好的美学修养、极好的感受力、丰富的想象力，使她与这些大师的文本形成“冥冥之中的默契”和“暗合心底的密码”。对于这些跨越国界和族别的文字，来颖燕同样能够在生

活、作者、文本、阅读之间建立一条宽柔的美学的阐释链。诸如《呼吸之间，来日方长》《人生就是一桩悬案》《生命本质的译者》《游荡在荒诞与现实间的灵魂》《人性交错地带的梦魇》这些篇章，对于文本的主题、人物、文体、语言，都有独特的感知和个性化的命意和判断，更有诸多别出新裁之处，恕我不在此不做赘述。

整体看来，可以说，来颖燕的批评文字，从不做那种“印象式”的扫描和“巡礼”式的评估，也从来没有三段论式的妄下结论，而是在沉入文本的微观场域之后，走近作家，贴近文本，对文本中的精神、艺术内容中新的元素做出精到的辨析。

还有，她对于同代批评家的理解、观照，也是感同身受般的精细和到位。《作为诗人的批评者》一文，梳理了青年批评家张定浩的批评理路，指出张定浩“他的诗心是天生纯然的，他的诗意是浑然整体的特质”，“以‘经验’丈量 and 评判作品，将‘经验’作为一条在当下纷繁嘈杂的批评界突围的路径”，“对于细节关注的关注并不遮蔽他所期达成的愿望：对作品呈现出一个整体式判断”，她肯定这些都是属于作为诗人张定浩的审美判断和表达方式，她所理解和认可的张定浩的批评品质和意义，就在于“呈现给我们一种诗人的‘观看’作品的方式”。仔细想想，张定浩的这些批评的个性特征，在很大程度上，与来颖燕自身的批评向度，有着惊人的默契和相近的美学底色。我想，这也许正是这一代批评家最为珍贵和令人信赖的审美追求和气度。

来颖燕的文学评论文字，不仅洋溢着感受的活力和激情，而且，她在文本细读中尽享文学本身的美好，在阐释中存留住“原生态”的体验，以及想象、判断和命名、命意的有机联系，而感受和命名，就构成了审美狂欢中的“镜与灯”。其实，这样的文学阅读和文学阐释，也是将对作家及其文本的感受，升华为生命诗学的精神途径。

去年读过《锦书来》，今年又遇《纸声远》。来也好，远也罢，信箋与日记都是流露自家情感的私密文字。在当事人来讲，是不欲与外人道的。亏了时光流逝，世事变迁，因缘际会，让后来人得以与它们欣然相遇。如此说来，岂能不仔细品味，暗暗琢磨个中滋味？

“写入日记，纯粹是为了自己疗伤、化解。”苏珊·桑塔格一生写了近百本日记。写日记的用意因人而异，除了疗伤、化解，旨在记录、回顾、积累均有可能。不管用意如何，张冠生却不是就日记讲日记，而是以日记为源头牵扯出更宽广辽远的历史背景，进而提炼出日记作者的精神特质。

抗战烽火蔓延至家乡，丰子恺拖家带口流徙辗转至广西桂林，在桂林拿起教鞭，每日记其所感，遂成《教师日记》。在给学生上课时，丰子恺挂出组画四幅。“其中一幅描写日机轰炸惨状，画面上一位母亲背着一个婴儿跑向防空洞躲避。婴儿头部已被弹片削掉，母亲尚不知晓。”学生见此画后竟哄堂大笑。次日，丰子恺严词斥责，他在日记中还原了师者的怒火：“此画所写，根据广州事实，乃现在吾同胞间确有之惨状，触目惊心，莫甚于此。诸生不感动则已矣，哪里笑得出？更

脉脉此情谁诉 ——读张冠生《纸声远》

■张家鸿

何来哄堂大笑？”字里行间，一片爱国赤子心，令人铭感不已。“但我觉得对你们这种人，画的技法还讲不到，第一先要矫正人的态度。”几十年前的这份心声，今日并未过时，言犹在耳，回响不绝。

1938年12月12日，德国人拉贝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这种苦苦哀求我实在听不下去，于是我把两扇大门全打开，把想进来的人全放了进来。”张冠生说：“且不说拉贝为保护中国难民在艰危中日理万机，单是每天写下日记，记录暴行，需要多少时间？何等心志？怎样的担当？”他用一己单薄的身躯，从日寇的屠刀下挽救了多少宝贵的生命？《拉贝日记》不属于拉贝一个人，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，它是华夏儿女的精神财富。

书名虽为“纸声远”，实则可以被视为片段性的传记。青春时光的意气风发，中年时

的停滞不前，老境来临时的悠然自适；人生顺境时的快意，人生逆境时的神伤，人生挣扎时的无奈与惶惶，统统被囊括其中。与此同时，必须注意的是，人的性情于日记中露出些许端倪，需要一个个细节来支撑，否则日记便失去了亲切可感的温度。

潘光旦以下对上的直言敢谏、风骨铮铮；浦江清对陌生人于兵荒马乱时伸出援手的感激；王云五在英国购书之后的去留难舍；纪德的敬惜字纸与痴迷阅读；蒙古埃尔对读者身份的执着与热忱；魏特琳的勇毅果敢与大爱无疆。再看看郑天挺于1946年1月16日日记中提及自己的阅卷：“先将弥封试卷十五分各编一号数，粗阅过然后分题按号详阅，较其优劣定分，先录于纸，阅毕一题，审视无异乃登于试卷。俟五题均毕，积其总分，登于卷前，以求公允。”张冠生评曰：



《纸声远》
张冠生著
东方出版社出版

“如此为师，今天可谓高尚，当时只是平常。其师德来自教养，教养来自庭训，庭训有言教，更有身教。”读到这样的评说，我只需照搬即可。其他有缘读到此书的读者，兴许会心生与我同样的感受。

言简旨远，是张冠生《纸声远》的行文风格。正如多年未曾踏足江湖的高手，随意的一出手总能让人赞叹。纸声虽远却仿佛在近旁回响，这是快节奏时代中的温故之情，读之品之赏之，令我忍不住频频回首。品读日记，仿佛遇见并守住了了一段凝固的光阴，是何等幸运之事！